



父母走了多年。最近,又好多次梦见了他们。因为疫情,今年不能去苏州凤凰山祭扫,只能把去年扫墓时拍摄的视频和照片,一起放在“家庭群”上寄托哀思。但心里毕竟还有点不踏实,生怕老人家“不理解”。日有所思,夜有所梦,便是不可避免的了。

梦中,祖母和父母亲颇为紧张地走进家中,把每个人每个角落都仔仔细细看了一遍。我想问他们有什么事情,他们默而不语,一会儿便离开了。这个画面栩栩如生,触手可及,却又远得不可企及,像在空旷的星空下,又像在浓重的大雾中,猛醒过来,一切都回到了现实。再无法入睡,多天前那悲痛的场景,一幕一幕地显示在眼前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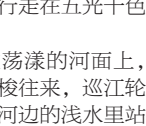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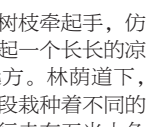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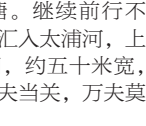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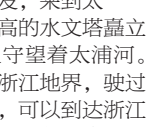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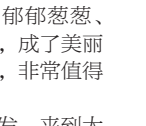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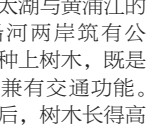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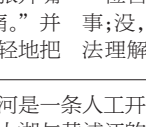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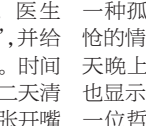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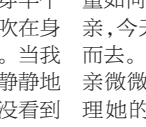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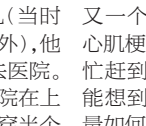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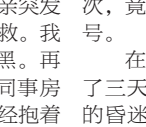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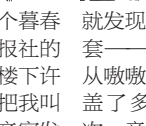
也是在这么一个暮春初夏时节。我住在报社的公房里,子夜时分,楼下许寅大哥洪亮的声音把我叫醒,说报社来电,父亲突发脑溢血正在医院急救。我接完电话,眼前发黑。再回到家中,楼上的同事房延军与他的岳母已经抱着我那个熟睡的女儿(当时正遇我太太出差在外),他们嘱我放心,赶快去医院。父亲就医的医院在上海的东北角,我横穿半个上海,半夜的凉风吹在身上,心中倍觉凉意。当我赶到急救室,父亲静静地躺在病床上,从来没见过父亲如此宁静。医生说,这是“深昏迷”,并给了我“病危通知书”。时间过得好慢,直到第二天清晨,父亲才微微地张开嘴唇:“我头痛,头痛。”并示意嘴巴干。我轻轻地

嘴贴近他的耳边:“医生在为你治疗,你会好的。”父亲又沉睡了过去——我完全没想到,这是我与父亲的最后一次对话,我仍祈盼着父亲能快一点苏醒过来。

父亲没有醒来,母亲不顾年迈体弱,也早早赶到医院。仅仅一夜之间,她也突然变得如此苍老。她静静地听医生说话,下意识地翻阅着父亲病情记录。她轻轻地用手绢擦着父亲的脸庞和嘴唇,然后凝重地端视着与她相濡以沫几十年的老伴,珠子般的泪水一滴一滴地从眼眶中涌出滴下。有泪无声谓之“泣”,泣不成声,这是万箭穿心般的痛苦的哭。我劝母亲早点回家,她却劝于我,辗转反侧,再有空时在医院长凳上休息一会儿。太累了,我躺在长凳上,就睡着了。眼睛一睁开,就发现身上盖着母亲的外套——我全然没有想到,从嗷嗷待哺时,母亲给我盖了多少次衣被,这一次,竟是她给我画下的句号。

在医院提心吊胆地待了三天,父亲依然在深深的昏迷中。第四天清晨,又一个噩耗传来,母亲因心肌梗塞猝然去世。我急忙赶到仁济医院,我怎么能想到,昨天还在和我商量如何操办父亲后事的母亲,今天突然撒下我撒手而去。我轻轻地合上了母亲微微睁开的眼,理了理她的头发,欲哭无泪。一种孤独、寂然、茫然、悲怆的情绪笼罩着我。第二天晚上,父亲的心电图上也显示出一条平线。想起一位哲人所言:“存,吾顺事;没,吾宁也。”我无法理解,母亲和父亲两人

诸葛立早



那天上午,朋友发来一个视频:“它还在喘气,尾巴会动的。”她在浙江象山县石浦镇海滩上,探望搁浅的抹香鲸。晨曦里,这头60多吨的鲸绵绵扑卧,由于鲸体长时间裸露在空气中,人一碰它,表皮就会粘在手上。起初大家想用船挪动它,但担心这样可能会造成更大伤害,只能等待涨潮后让它自然浮起。于是几百人拿着水桶,奋力向巨鲸泼水。尽管杯水车薪,但抹香鲸发出阵阵低频鲸语回应,如嗷嗷啼般无字却亲切。

夜晚22时,潮水上涨,三艘渔政船在抹香鲸尾部绑上绳子,拖送其至深海。次日清晨5时半,进入东海水深28米区域,牵引绳切断了。抹香鲸恢复了自主喷水下潜能力。甲板上的人群热烈地打开手机电筒,为它照亮回家的路!可惜十天后,东海漂浮着一具血肉腐烂的巨鲸尸体,初定就是它。有资料显示,搁浅的鲸类极少有被救活的。这场人鲸“邂逅”又是劳歌一曲。

视频让我想起了十年前另一场与鲸的“邂逅”。2012年3月17日,江苏盐城海滩上,一个抹香鲸搁浅,一雌三雄。大的有三四十吨重,小的也有近二十吨重。当时,我的一位朋友本想准备材料,申请将其中一头鲸鱼制成标本,但由于海滩地况复杂,拖运困难,4头鲸无法达到制作标本的要求……为避免“次生问题”,取样后,当地政府将鲸鱼就地深埋。今天发我视频的,正是那位朋友。

两次邂逅“鲸落”悲怆画面,促使我关心起鲸搁浅的原因。鲸类原是陆地上的偶蹄目,与又丑又凶猛的河马是

居然会一起走。我相信,一个人的长大或成熟,肯定是在某一个时间节点上突然出现的。也真是在那个节点,我觉得自己长大了许多,又刹那间缩小不少乃至无足轻重。父母在,人生尚有来处;父母去,人生只剩归途。这种怅然与伤感,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体悟。

大殓那天,父母单位里的领导、同事及亲朋好友、左邻右舍,站满了告别的瞻仰厅。入殓师庄重地告诉我,一同送别父母亲两个人的仪式,在他的职业生涯中还是第一次。我对他说,我唯一的心愿,就是多看看养育我多年的生身父母,和他们做

最后的告别。父母亲安详地躺着,从来没有看到他们在一起睡得那么沉、那么熟。母亲生前曾交代,父亲走的时候,要送他美丽的康乃馨。现在,母亲也带着美丽的康乃馨与父亲同行。一位老友安慰我,不求同月同日生,但求同月同日死,老夫老妻一起走是福气。但对我来说,这是痛苦的这一幕,永远地定格在了我的脑海里,成为历经多年也挣不脱的梦幻。

想起一部动画片《寻梦环游记》,在这部影片中,生命没有终点,只要现实世界中有人怀念他们,他们就仍然生活在另一个

维度里,与他们的后代保持精神上的沟通。要敬畏祖宗,没有个人与家庭的传统,历史将是苍白而抽象的;挣不脱的梦幻,就是个体与家族史连接的精神脐带,使今人的身份清晰而神圣。

“近亲姐妹”,是5300万年前,重返北海的哺乳动物巨兽。鲸搁浅首因是觅食误入浅滩,同时鲸是近视眼,一般只能看到17米内的物体。它们靠发达的内耳声呐行动,一些声呐会干扰鲸的导航

系统,让它们误以为有攻击性极强的大型鲸鲨来袭,惊慌逃窜而致搁浅。还有就是因为海洋中巨量的化学漂浮物,毒化了鲸的中耳,使其失去了声呐的功能。

鲸对海洋生态的影响超乎想象。平时它在鱼虾充足的地方觅食,到繁殖期,会游到食物较少的海域。横向几千里旅程,一路抛洒“鲸粑粑”,给海洋浮游植物和光合细菌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盐、有机碳等养分。科学家估计,被“鲸粑粑”滋养过的浮游植物,每年可捕获约370亿吨二氧化碳;相当于1.7万亿棵树木,约4个亚马逊雨林。一条鲸鱼死去的时候,它的生命虽然完结,却在深渊中点亮了一个全新的生态系统。“鲸落”的纵向轨迹为鱼类、虾蟹、海星、海螺提供了丰富食物,一个鲸落体可为附近海洋生物,提供少则几十年,多则几百年的营养,甚至也有可能产生新的物种,因此鲸尸群落周遭的物种演替非常快,也称“鲸鱼泵”效应,即使凋落成泥,也要养护一方生命。

秦汉时先民就以鲸脂做灯油。“始皇墓中,燃鲸鱼膏为灯”。中医则以鲸涎为“龙涎”神药。巨鲸落,万物生,哺育暗界众生一百年。没有一种死亡如鲸落,兼具悲伤和温暖。也再无一种动物能像鲸一样,让人类充满了敬畏。生当似鹏起,终当如鲸落。风隐于林,鲸落于海,我归于你。

想起一部动画片《寻梦环游记》,在这部影片中,生命没有终点,只要现实世界中有人怀念他们,他们就仍然生活在另一个

维度里,与他们的后代保持精神上的沟通。要敬畏祖宗,没有个人与家庭的传统,历史将是苍白而抽象的;挣不脱的梦幻,就是个体与家族史连接的精神脐带,使今人的身份清晰而神圣。

疫情期间,我也穿上了“大白”防护服,戴上防护面罩和手套,同心战“疫”,那是爱的温暖、爱的力量,更是爱的奉献。

还记得那天我去居委会报到,一进屋,灯火通明,志愿者们按楼栋集合,小区党总支副书记正在布置排查登记、测温验码、物资配送、防疫宣传等任务。抗原自测对年轻人来讲是“小菜一碟”,但对少数独居老人来说,还是需要花些“口舌”的。第一次抗原自测时,我们一边统计,一边讲解,一声声“谢谢”、一句句“辛苦”,是对我们“大白”价值的认可。

一次,轮到我们楼核酸采样,楼里有的是老师,正教学网课;有的是律师,正在忙碌;有的是职员,正线上办公。有人稍晚了片刻下楼,有位“大白”急了,按响门铃对讲机进行催促,语气重了,过一会,就有人下楼询问:“有事就不能相互理解吗?”我察言观色,见机行事,一个健步,站在二人中间,轻声解释:“算了,理解,都是为了抗疫!”避免了一触即发的“火花”。

白衣为甲,蓝衣为盾。“大白”在抗疫主战场,走在最前沿,最美“大白”,最美身影!小区广大党员,冲锋陷阵,争当“大白”。67岁的楼组长吴阿姨,身患糖尿病、心脏病等,去年,曾几次住院治疗。每个白天,她都努力守好“防疫门”,邻居们夸她“抗疫好管家!”有次中午排队做核酸筛查,我身后的邻居徐老师和她女儿,不见吴阿姨的丈夫,便随口问:“小周呢?”开始她不吭声,我又追问,她这才指了指前方,党员小周全副武装,成了白衣天使的助手。

不同的战场,同样的坚守,我们楼的微信群响个不停:“太棒了,谢谢!”“谢谢好邻居!”这一幕幕暖心、深情的画面让我爱人触景生情:邻里和睦,老上海心中的“七十二家房客”又回来了!是啊,我会心一笑:“我们楼不就是七十二户嘛!”

细雨中,隔着两米的间距,测核酸的队伍按照既定路线缓缓移动,一朵朵鲜花绚丽而无声。小区里卧虎藏龙的志愿者设计了多条不交叉的单向路线,很幸运,我们走的这一条,将从小区的果树带中穿过。毕竟入夏了,枇杷、杨梅、红叶李、柚子,上下左右,各种浓度的绿意大团大团地浸染开,清亮的雨滴濡湿了石板路,两边草丛中星星点点夹杂着玫红、粉红和鹅黄的小野花在微风中摇曳。忽然间,草从里多出了一些陌生的高个子,它们从松软的泥地中拔地而起,挺立如一人多高,三五成群,褐色的外壳油润发亮。

“是竹笋?”孩子从伞下伸出手来,轻轻触碰,难以置信。“竹笋长了这么高呀!”我也愣住。这个场景不常见。再一想,明白了,往年这个时节,几场雨一下,小区里的笋子也是踊跃而出,但长到小腿高就会被放学后淘气的熊孩子们掰扯起来玩,能逃过“熊”手的寥寥无几。今年就不一样了,大人孩子都在家,小区的自然生态意外获得一段时间的喘息,你看,野草蹿高了,竹笋也终于有机会长成了堂堂正正的准竹笋。

当孩子感叹春笋长得真快的时候,上海的很多妈妈们正在感叹,孩子们长得比春笋还要快啊。三月底多风又降温,孩子们多半穿薄羽绒、厚绒裤,四月物流几乎停了,所有人都在忙着团购食品、调味料和日常纸巾。可劳动节一过,艳阳高照,忽然发现孩子没衣服穿了。孩子在春夏季节,一般都会迎来“猛长”,长两三厘米,放在标尺上似乎没什么,投射在实际中,就是大不同。春夏日常穿的长袖T恤、薄长裤、短风衣、小开衫,晚上穿的睡衣睡裤睡裙,都还是去年的,如今不是不够不到脚脖子,就是肩膀紧,或者露肚子,要不然就是袖口短。连带着,脚大了,袜子小了,鞋也紧了。这么多团购里,能不能给孩子囤些日常衣服呢?

迫在眉睫。在我们小区几位能干的团长中,锁定有两个女儿的那位团长,把难处一说,她答应试试。在此之前,小区还没有团过童装,而这位团长疫情前从业于儿童教育领域,我凭直觉相信她能以最快速度找到靠谱的童装资源。果然,没两天,她就发出了某童装品牌的家居服团购链接,价格不贵,款式实用,面料精良,很快就成团了。我不仅自己下单了两套,还替邻近小区的好友下了两单,算是“代购”。

上周,可以走出小区了。我把电瓶车仔仔细细擦洗干净,车把上挂着环保袋,内有给邻近小区好友代购的童装——家居服两套,小内裤两条,戴上头盔,脚离地,不疾不缓驶出小区大门,上了大路。熟悉的风景,睽违的路面,甜美的风,自由的气息,喷涌而来。

我抬头望着树荫,心想,像春笋一样长高的孩子,正好可穿上新到的夏衣。

## 比春笋还快

吴越



哺育(摄影) 吕纯岩

## 七夕会

太浦河是一条人工开掘的连通太湖与黄浦江的大河。沿河两岸筑有公路,路旁种上树木,既是防汛,也兼有交通功能。二十多年后,树木长得高大挺拔,郁郁葱葱、枝丫环抱,成了美丽的林荫道,非常值得一游。

从金泽镇出发,来到太浦河边,一座高高的水文塔矗立在江边,似巨人守望着太浦河。前行一公里便是浙江地界,驶过太浦河上的大桥,可以到达浙江省的丁栅和西塘。继续前行不远,有一条大河汇入太浦河,上面建有一座水闸,约五十米宽,两个闸门大有一夫当关,万夫莫开之势。

公路两旁的树枝牵起手,仿佛在公路上方搭起一个长长的凉棚,一直通向远方。林荫道下,凉风习习。各路段栽种着不同的树木,让人仿佛行走在五彩光色的隧道之中。

太浦河碧波荡漾的河面上,大驳船繁忙地穿梭往来,巡江轮船也不时驶过;河边的浅水里站

着嫩绿色的菖蒲,开着黄色或紫色的花;鱼儿安详地游弋在水草旁,偶尔把嘴冲出水面,吞食从草上垂下的小虫;河滩上,小花镶嵌在杂色的草丛中,像天然妆成的地毯;灌木里断断续续飘出细细的虫语,

## 太浦河边林荫道

冯正平

如低吟浅唱。沿河边看到多个植物园,植物园里花草吐艳,树木争高,成群的白鹭在树梢搭窝繁衍,嬉戏调笑,稍受惊吓就飞上青天,呱呱直叫。

汽车在林荫道中快乐地行驶,犹如在公园里漫步,每当驶过太浦河支流时,总有一座或大或小的水闸在窗外掠过。汽车缓缓地行进在河边,车窗的右边是太浦河,左边是广阔的田野。碧绿的茭白叶长得比人还高,金黄色的稻田里,联合收割机在忙碌地工作着,红瓦白墙的农民新村点缀其中,为田野增添了勃勃生机。

太浦河西起江苏省吴江县庙港镇太湖东岸的时家港,东至上海市青浦区练塘镇南大港处与西泖河相

接,再流入黄浦江,它闯过二十几个湖泊、白荡,把太湖与黄浦江连接起来,还把沿途十五个江南小镇像珍珠项链般地串在一起,构成一条自驾游的旅游风景线。

太浦河开挖之前,这里并不美丽。由于太湖流域地势低洼,河道淤塞,常发生水灾。太浦河开挖后,成功将太湖地区的洪水排放到黄浦江,再流进长江注入东海,消除了苏浙沪地区的水患,成为苏浙沪水上交通的大动脉。

当年,江苏、上海、浙江的十几万农民背着铺盖挑着铁搭、畚箕来到开河工地,有的住在农民堂屋里,有的住在搭建的简易工棚里,有的摇着船来,住在船上,根据划分的包干任务,在艰苦的条件下,他们大干快上,硬是在平坦的大地上挖出了一条大河,其中一波三折,断断续续历经37年,才彻底完成这项艰巨的工程。

俗话说:“前人栽树后人乘凉。”如今太浦河两岸的美景为大家所欣赏,造福后人的林荫道,皆是前辈栽树的结果。我们一想起前人,油然而生感激之情。

## 旅游